

青少年知识名著译丛

王守仁全集

(三)

黄兵明

北京银冠电子有限公司

目 录

卷七	1
知行录之七 传习录中	1
卷八	7
附朱子晚年定论	7
卷九	13
与辰中诸生（己巳）	13
答徐成之（辛未）	14
答黄宗贤应原忠（辛未）	15
答汪石潭内翰（辛未）	16
寄诸用明（辛未）	19
答王虎谷（辛未）	20
与黄宗贤（辛未）	21
二（壬申）	21
三（癸酉）	23
四（癸酉）	23
五（癸酉）	24
六（丙子）	27
七（戊寅）	27
与王纯甫（壬申）	28
二（癸酉）	30
三（甲戌）	33
四（甲戌）	33
寄希渊（壬申）	34

二（壬申）	34
三（癸酉）	35
四（己卯）	36
与戴子良（癸酉）	38
与胡伯忠（癸酉）	39
与黄诚甫（癸酉）	40
二（丁丑）	41
答王天宇（甲戌）	41
二（甲戌）	42
寄李道夫（乙亥）	46
与陆原静（丙子）	47
二（戊寅）	48
与希颜台仲明德尚谦原静（丁丑）	49
与杨仕德薛尚谦（丁丑）	50
寄闻人邦英邦正（戊寅）	51
二（戊寅）	52
三（庚辰）	52
寄薛尚谦（戊寅）	53
二	54
三	55
寄诸弟（戊寅）	56
与安之（己卯）	57
答甘泉（己卯）	58
二（庚辰）	60
答方叔贤（己卯）	61
与陈国英（庚辰）	62

复唐虞佐（庚辰）	62
卷十	64
与邹谦之（辛巳）	64
二（乙酉）	65
与朱守忠（辛巳）	66
与席元山（辛巳）	67
答甘泉（辛巳）	68
答伦彦式（辛巳）	69
与唐虞佐侍御（辛巳）	71
答方叔贤（辛巳）	72
二（癸未）	73
与杨仕鸣（辛巳）	74
二（癸未）	76
三（癸未）	76
与陆原静（辛巳）	77
二（壬午）	78
答舒国用（癸未）	81
与刘元道（癸未）	84
答路宾阳（癸未）	85
与黄勉之（甲申）	85
二（甲申）	86
答刘内重（乙酉）	92
与王公弼（乙酉）	94
答董沅萝石（乙酉）	95
与黄宗贤（癸未）	96
寄薛尚谦（癸未）	97

卷十一	98
寄邹谦之（丙戌）	98
二（丙戌）	99
三（丙戌）	103
四（丙戌）	105
五（丙戌）	107
答友人（丙戌）	108
答友人问（丙戌）	110
答南元善（丙戌）	113
二（丙戌）	116
答季明德（丙戌）	117
与王公弼（丙戌）	120
二（丁亥）	121
与欧阳崇一（丙戌）	121
寄陆原静（丙戌）	122
答甘泉（丙戌）	123
答魏师说（丁亥）	124
与马子莘（丁亥）	125
与毛古庵宪副（丁亥）	126
与黄宗贤（丁亥）	127
答以乘宪副（丁亥）	129
与戚秀夫（丁亥）	130
与陈惟浚（丁亥）	131
寄安福诸同志（丁亥）	132
与钱德洪、王汝中（丁亥）	133
二（戊子）	134

三（戊子）	135
答何廷仁（戊子）	136
卷十二	137
答佟太守求雨	137
二	141
三	143
答人问神仙	145
答徐成之	146
二	148
答储柴墟	154
二	159
答何子元	161
上晋溪司马	164
二	166
上彭幸庵	167
寄杨邃庵阁老	168
二	169
三	172
四	173
寄席元山	174
答王门庵中丞	175
与陆清伯	176
与黄诚甫	177
二	177
三	177
与黄勉之	178

复童克刚.....	179
与郑启范侍御.....	181
答方叔贤.....	182
二.....	183
与黄宗贤.....	184
二.....	185
三.....	186
四.....	188
五.....	189
答见山冢宰.....	191
与霍兀崖宫端.....	191
答潘直卿.....	192
寄翟石门阁老.....	193
寄何燕泉.....	194

卷七

知行录之七 传习录中

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讵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

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答顾东桥书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诚大惠也。”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何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系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无怪闻者见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衣，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

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

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侧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

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天

卷八

知行录之八 传习录下

附朱子晚年定论

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旧说之是。先生又论《尽心》一章，九川一闻，却遂无疑。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

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颜。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

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工夫。”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曰：“如此却如何言静？”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

静？”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有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讥他。”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